支流

011201606

虞興華〈一個價錢〉
秦穎彤〈天水圍〉
杜曼枝〈六節詩：記憶〉
韓佳希〈無題〉
黃沁蕾〈雨〉
黃偲雅〈童年往事〉
趙詠嵐〈無關痛癢〉
黃蔚婷〈迷城〉

浸大文學創作

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出版
Hong Kong Literature Promotion Platform 香港文學推廣平台

投稿可以寄到《支流》tributaries.bu@gmail.com，作品如獲刊登，我們會通知投稿人；稿件不合適的話，不會通知。希望大家體諒我們人手不足。 投稿者須附上：（一）真實姓名和筆名(如有）（二）就讀 / 就職浸大的學系和年份（三）職員 / 學生證號碼，現時職業（四）手提電話號碼（五）電郵地址（六）郵寄地址
希望各位同學、校友踴躍支持《支流》。
出版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 編輯　唐睿 / P150811 Designed & Produced by HKBU Printing Section-CTP-JL

一個價錢

虞興華
創意及專業寫作系三年級
在流竄的都市裡覓一口靜謐的井。

豆苗一斤二十蚊
ñ耐克一對百三，兩雙七折
。復活節假期搭港鐵一程一蚊，首期一層四百萬
〗津路烏龍茶一支十個半
≠空氣清新機一部八百二
Ａ洛磯山脈高山空氣一罐一百一十一蚊
〕養育子女一名伍佰伍拾萬元
✚診症一回一百蚊
$紙巾一包四蚊
+三寶一件個半
#深水埗夜市的電池一隻五毫子
。《100毛》一本一百毛
©投稿一字兩毫七厘
；陰司紙一張一萬億
，蘿白一份五元
♣花一枝十二
……白車一程免費
卍殯儀車一趟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二
？一號餐廿三元
—蟹粉小籠包一籠八十八點八元
◀黑市活腎一顆三十三萬
&大腸切除手術一次貳拾壹萬貳仟捌佰壹拾
¥人工心臟一個一百二十萬
。輪椅一輛兩皮
●單車一架一撇
。蝦半斤廿雞
。北角新樓地盤保安夜更一更五百
△陳太老公升職加薪三舊水
®最低工資一小時三十二點五元
。計數機一部三十六蚊
】人情一封五百元

在初冬的傍晚時分，遙望地下的人事物，雲海湧過太陽，模糊了他的視線。觸目所及的，都需穿過海面，隔著一種放久而發霉的灰橙色。某戶人家窗邊，放著簡陋的魚缸，小女孩從荒廢已久的波子棋裡，掏出幾顆玻璃珠放進魚缸裝飾。而魚缸裡的水顯得那麼混濁，頂著外頭昏黃的日光，就能見青綠的水當中浮著塵埃，還是微生物之類的東西。底部沉澱著青苔或是金魚的糞便。事實上，養魚的人也說不清這缸水養著什麼。

小女孩扔下書包，蹲在沙發上凝視裡面徐徐游過的金魚。房間昏昏沉沉的，一片死寂，就只有窗外呼嘯的風聲迎接她歸家。家裡只有一人一魚相伴，但金魚拖著身子，鱗片不再閃著黃燦燦的光芒，反而顯得灰朦朦讓人鼓不起勁，像老人因鬆弛而一片片重疊著的皮膚。她很喜歡牽著奶奶皺巴巴的手，鬆垮了的皮滑溜溜的，像是絲絹又像此伏彼起的海浪。奶奶偶爾會用顫抖的手拿起波子，跟她下棋。

而今金魚的尾巴吃力地在水中甩著。明明沒多久前，才換過水了，可不消幾日又打回原狀。靠近一點細看，金魚鱗片上的死灰並非光線的把戲，那上頭長著確確實實灰白的細毛，在幼小瘦削的身軀上籠罩了不安。我篤一下玻璃，金魚並沒有像往常傻頭傻腦地撞上來，魚糧在水面飄蕩著無人問津。

眼睛到底哭過了幾遍，才會如此浮腫？不斷張口閉口的你，是不是在呼救呢？是否我沒有好好伴著你，才讓你生病了？想到這裡，我又忍不住哇哇大哭起來，只好把魚缸裡的水再換過一遍。但你依然虛弱無力，喃喃埋怨著我。此刻我只覺抱歉，也不知什麼方法才能緩解你的痛苦，才能把你留下來陪在身邊。我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去除你身上怪模怪樣的灰毛，那些像是灰塵，像是奇異果皮上附著的幼毛，卻似在吸附你的精力。我拿起湯匙，希望刮掉你身上的細毛，但你的鱗片卻滲出血絲。

無痛癢

於是，天入黑。你就抵受不住，在水中遊得愈來愈慢，最後無聲無息地靜止。據說要祝福離去的生命，可以為他唱歌。於是那個時候，我為你唱了一首歌，我曾經興高采烈為奶奶演唱的校歌。

在葉子泛黃的一天裡，母親撈起這條金魚。那天正巧早下班，趕上了文具店關門的時候，她正想買芭比之類的玩偶送給女兒。家裡的飛行棋，波子棋或是層層疊疊之類的遊戲都封塵已久，回到家裡她總看見女兒抱膝，目無表情呆呆地看著電視。女兒目光裡消失了神采，嘴巴也失去上揚的弧度，母親卻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安慰或是鼓勵她。

打算結帳時，瞥見一旁的小魚池。該處訂立著一張牌子，粗體標示著：撈金魚廿蚊一次。依稀記得許多年前的年宵，她拉著父親的手去撈金魚的攤檔，蹲在魚池前一動不動，看著店主往水裡灌氣，上百條金魚在池內縱橫悠閒地游來游去。她苦苦央求讓她玩一次。但她的父親卻硬拉著她離開，唯有眼睜睜羨慕著那些撈起十數條金魚的孩子們。於是，她就付了二十元就是想一嘗心願。

池內的金魚顯得又瘦又可憐，有的只剩一半魚尾，有的目盲，還有不少鱗片都落的殘破不存。要是形容金魚所過的日子，也只能用苟延殘息來形容。母親心中也起了一絲憐憫之心，但轉念一想，這些金魚反正不是她所害的，要是她能撈幾隻回去，當作是送女兒的禮物也不錯。養一條金魚，倒是讓女兒也有些事做，不要每天無所事事。那缸魚池中，在她眼裡不是裝滿了一條條的生命，此刻只不過是玩具而已。

原本的憐惜也在一息間煙消雲散。她開始撈起金魚來，輕力地把紙網以斜斜的角度放進水裡，往目標撈過去。原本沒什麼力氣的小金魚，開始奮力躲避起來，每次她的紙網一但靠近，那邊的金魚就會立刻四散，拚盡最後一口氣苦苦跑走。她愈是撈不到，就愈覺不耐煩，下手的力道就愈是重。每次紙網總會糊爛或是裂開收場，有好幾次金魚為逃走狠狠地撞上了紙網的框上。這時，她也顧不上會傷到金魚了，不過是個顧客，每個人撈金魚也不會顧金魚的死活吧。

終於，一條特別瘦弱的金魚，不小心一頭撞上框邊，就讓她幸運地撈了回家。

文具店店主也是在沒多久前，才發現撈金魚是門賺錢的生意。不論老幼，似乎對撈金魚都有種特別情意結。總是一而再，再而三花錢去撈金魚。這盤金魚也不用太多心血打理，偶爾填飽金魚肚子，換換水就可以了。至於看到些病奄奄的金魚，他只會直接撈起來沖進廁所就算了。

反正一條朱文錦也不用幾元，要費心醫治比重買一條成本更大。每隔一至兩月，他都會棄置所有金魚，重新換一批。畢竟整群看起來滿佈傷痕的金魚，看起來太過沒精打采，也難以吸引顧客。文具店外邊的垃圾站總會彌蔓魚腥的味道。金魚們睜著一隻眼睛，口裡喃喃地詛咒著，直到氣絕為止。有些在被棄置前就穿腸破肚，也有幾條不甘心的會使力擺擺尾巴，在同伴的屍體上彈跳著。

將近關門時，一個將近四十歲的女人，看起來冷冰冰，不苟言笑的樣子，走到了玩具那一方挑選芭比娃娃。店主正打算趁這個時候，棄置了這群金魚。畢竟看起來，他們都垂頭喪氣的樣子。但女人開始玩起來，他也不好意思當面棄置金魚們。店主的孩子甫做完功課，鼓著腮問說什麼時候能回家。店主寵溺地摸摸孩子的頭，用膠袋包起金魚的時候，就直接交給女人，也沒有費時交代怎麼撫養。一條才不用幾元的金魚，又有誰在意其生死呢？

我想，我是殺死金魚的兇手。

後來，才知道小小的金魚患的是水黴病。當金魚身體受傷，鱗片脫落，病菌就會侵入傷口。金魚身上會長出條條灰白的細毛，細菌會寄生在傷口上，慢慢蠶食魚身。長大後問人，才知道只要買來藥丸投進水裡，金魚就會康復。

但想起我所做那麼殘忍的事，心就會寒起來。我在她的傷口上，自以為輕輕的刮走她的痛苦。但我當時，是否在掀開她的傷口了？我加速她的死亡嗎？有時，我會想像我滿佈傷口的皮膚上，被用力地刮過，如火燒延伸的痛苦。這些夜裡，我又會再一次讓悔愧籠罩著，讓太陽不能看見我。

太陽詢問剛升上天來的金魚，你記得誰是殺害你的兇手嗎？小小的金魚渾身散發金黃的光澤，魚鱗反映著橙紅幸福的暖意。「其實，我只記得生命最後七秒的事情，我只記得一個小女孩哭著唱歌。」

芸芸萬類，往古來今，貪瞋癡慢疑蓋深。六道任昇沉，誰為指迷津？

趙詠嵐
中國研究社會專業(2014-2018)
希望當一個幸福的笨蛋，繼續為他人帶來幸福。

迷城

正常來說，是沒有人會捨棄富貴的生活選擇到陌生的地方生活的。但顯然這裡的人，包括我，都是不正常的。我們被一名自稱教長的人帶領著，參觀著他們的城。城看上去不大，卻感覺怎樣走都走不完。城裡的裝潢是奢華又浮誇的，那些彩繪玻璃與並列的扭曲花紋是神秘又不可思議的。一切都是那麼莫名奇妙地令人著迷的，為何我們——這樣看上去富貴的人會盲目地跟從一個陌生人參觀他們的城呢？可是我無法停止自己的步伐，一是因為好奇，二是城裡除了我們都沒有別的人，這讓我有點擔憂。

在走了不知道多久後，我們在一個廣場休息。教長說人們都愛在這裡擺擺攤子、賣東賣西的，好不熱鬧。熱鬧麼？我坐在空空如也的地上，不禁打了個冷顫。我與其他同樣不安的同伴面面相覷，卻沒有人能開口講話。萬籟俱寂，只剩下教長緩緩介紹城的美好的聲音在廣場內迴盪著。

後來，在天色不知不覺變暗的時候，我們來到最後一個景點——城裡最深處的秘密花園。與色彩鮮艷的城不同，這個花園是多麼的單調——這真的是花園嗎？這毫無生機的焦土是灰沈沈的一片死寂，上面閃著紅色的火光，這是我見過最似地獄的地方了。

教長說：「讓花園變得美麗起來吧，種子跟工具都準備好了。」

此時，終於有人發聲了：「我們要怎樣在燃燒的土上種植？」

教長沒有回答便自徑走到更深處。我們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卻不敢跟上去。那恐怕是更可怕的地獄。

有些人正努力撲滅那源源不絕的火焰；有些人則倒在地上掩面痛哭；有些人則像我一樣，疑惑著自己怎會被城美麗的外表迷惑，走入這可怕的城呢？

黃蔚婷
創意及專業寫作系四年級
堅信看漫畫打電動有助創意寫作的小宅女。

無題

她在半夜裡醒來。

她從來都是一覺睡到天亮，學校裡的老師都對她很苛刻，每日繁重的功課讓她總是一躺下就睡著。今天她閉上眼睛嘗試再次入睡，但她已經連之前睡夢的尾巴都捉不到，被孤零零地扔在了漆黑的夜裡。

在很快入冬的時節裡，空氣已經不那麼暖人但也不算寒冷。可她卻覺得空蕩蕩的床上格外地冰冷，不由得縮成一團。她的睡房靠著馬路，房間裡的牆上不斷投射著轉動的光。她望著那些光，想起了家鄉節日裡掛滿大街小巷的走馬燈。

她住在離學校較遠的空曠的機場附近，又在馬路邊，正是因為這樣，她既可以省下很多房租又可以一個人安靜的生活。（雖然外面一點也不安靜，頭頂上是轟鳴的飛機，耳邊是來往的汽車。）今天晚上，她卻察覺到，外面並沒有平日那樣吵。也許在夜裡本來就是這樣，只是她之前從沒在深夜醒來過吧。

咚咚，突然間她似乎又聽到了睡房門外的腳步聲。這座房子隔音很差，門外鄰居的一舉一動都能被聽到。因此她經常分不清聲音是來自鄰居還是自己家，總會被突然傳來的腳步聲嚇到。剛才可能也是醉酒歸家的鄰居吧……

不過這下她肯定再也睡不著了。

她家樓下有兩間酒吧，每晚都聚集了一群喝得爛醉的當地人。每天放學後她都會早早回家，偶爾晚歸經過酒吧時，總會被那些人用奇怪的眼光打量。所以每次她都是繞道或快速走過。回家後她都會鎖好大門，睡覺時再打開感應門鈴，然後再回睡房鎖好睡房的門。所謂感應門鈴，就是那種通常放在商店門口，一旦有客人走進商店，就會說“歡迎光臨”之類的東西。她在睡房外的走廊上就放置了這麼一個東西。如果真的有人入侵，她就會第一時間被弄醒。

那個感應門鈴到底有沒有作用呢？她不知道。

咚咚，她又聽到了這個聲音。

她屏住呼吸仔細聽著，她的手腳開始失去溫度，好像身上所有的熱量都移向了快速跳動的心臟。

咚咚，想回家了嗎？當然不。她回答道。

咚咚咚，那你喜歡這個城市嗎？說不上，完成學業後她就會離開，她想去更遠的地方。

咚，當初為什麼來到這個地方？

咚咚咚咚，她已經分不清這是房間外的聲音還是自己身體裡的聲音。

突然有一股力量，讓她一下子掀開了被窩，光著腳、無聲地迅速移動到睡房角落的書櫃邊，取出一個已經積了灰的棒球棍。這座城市的人們熱愛棒球。她從沒打過棒球，不過自己漸漸喜歡上觀看比賽。那個球棍是房東搬走時留給她的禮物。

咚咚聲越來越響。這時她已經小心翼翼地走到了門口。她雙手緊緊握住球棍，試著揮了一下。很好，她深吸了一口氣。

倒數了三秒後，她左手提著球棍，右手猛地拉開睡房門。她等不及讓眼睛適應就向門外走廊邁了一步。

在她的面前是一片黑暗。這時咚咚聲已經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從走廊另外一頭傳來的聲音：

「您好，歡迎光臨。」

韓佳希
視覺藝術系(2012—)
早上吃胡蘿蔔，晚上看小說。

童年往事

文學院一年級
(2015 —)
自私的作者
黃偲雅

（過去式）

我記得最深刻的，是雨聲和雞鳴。

那天，空氣中驀然迴盪着瑟瑟的雨聲，望向窗外，絲絲如針狀的雨滴像千萬勇敢的傘兵，從空中跳下來，臨風降落在地上。颯颯的輕風婉約地吹，彷彿在提醒人們季節的變換。

確切的話我已經忘記得一乾二淨，只依稀記得母親由收起掛在窗框的衣物開始，一直至拖着我的手出門買菜，都在嘮叨、埋怨這突如其來的雨。

一走進菜市場的入口，風簌簌地迎面吹，葷腥的氣味撲鼻而來。一盞盞用作照雞蛋的猩紅塑膠吊燈射出刺眼的光芒，讓人不敢直視。也不知是不是天氣的關係，家庭主婦們都趁早來到了菜市場，窄狹的道路熙來攘往，寸步難行，矮小的我彷彿要淹沒在人群之中，快要喘不過氣來。

最讓我受不了的，是腳下的濕漉，彷彿每一步都像踏進了泥沼般，走起來「嘰唧嘰唧」聲比起車輛剎車時發出「戛」的巨響還要來得刺耳。幸好，商販們響亮的吆喝聲總是充斥着整個菜市場：「十元一份新奇士橙又甜又多汁！」「紅衫魚街坊價三元一兩！」……他們的「急口令」總是遮蓋了其他所有的聲音，有時候我會猜想到底他們是不是因為在市場工作太久，耳朵長時間沉浸在這雷鳴般的叫賣聲中，也有點耳鳴失聰，故嗓子也愈扯愈高。

我倒有點懷念市場外滴淅的奏鳴曲。

走着走着，母親在雞檔前停下來。雞檔的店主一見到母親，就開始兜售起來。他熟悉地拴開鐵籠的閘門，籠中的雞彷彿知大難臨頭，隻隻都急遽地拍打雙翅，想要逃過此劫。雞販隨便一手捽起其中的一隻，似是知道即將要面對厄運的降臨，雞伸直翅膀奮勇掙扎，不時還傳出鳥哭猿啼。店主習以為常的捩轉雞身，像替牠搔癢般摭着雞胗部位的毛，舉起展示給母親看。然而，牠還是不死心，遽然拽着距爪殫精竭力地抵抗。母親嚇得倒退了一步，我也順勢被抻退後，怯得怔在原地。

雞販見其垂死掙扎，捋起衣袖使勁把牠砸在鐵籠上。恰巧牠的跖與鐵籠迎面相撞，這一擊把跖崴了，像骨折般扭曲得變形。然而，雞販若無其事的繼續吹噓他手上的「商品」有多新鮮，母親皺着眉點頭，似乎不想再聽他喋喋不休的自吹自擂。

這一個點頭，就為這隻雞的腦袋扣下扳機。

雞販眉開眼笑的搤着牠的主翼羽，像撅樹枝般折斷了它們，並在纖幼的跖綑上一個數字小牌。牠「呴呴」的呻吟着，哨音彷彿因為過度的用力而變得嘶啞。

綁畢，雞販一邊哼着歌一邊撿起了生鏽的斬骨刀，然後，在雞的脖子輕輕一割……

雞再也沒有鳴叫。

鮮艷的紅順着刀鋒徐徐落下，一動不動的屍體被扔到漏斗形的瀝血槽中，等到所有的血都從它脖子的缺口中湧出來，沿着漏斗集中流光到底下連接着的集血池內，雞販便可抽起涸竭的乾屍準備屠宰。

母親一語不發的把我拽走，擠進人群之中。我回眸一看，跟雞販對上了眼，他莞爾着對我揮揮手，我頓時有想要乾嘔的感覺。

回家的路上，絲絲縷縷在輕風中纏綿不斷的雨，依舊在下。為了避開迎面打在臉上水珠，我側目地依偎着母親默默地走。溘然，看到母親另一隻手挽着的白色背心膠袋。

那可憐的東西悄悄地睡在膠袋中，心有餘悸的我打量一下袋中的它，帶點透明的白色膠袋為其罩上了蟬翼般的白紗，原本嬌嬈的羽毛被脱得罄盡，雞皮疙瘩的質感若隱若現。

那刻，似吃膩了般，胃口盡失。

濛濛霹霂被颼颼的風吹拂着，浮泛出凜冽。強忍着身體哆嗦顫慄，我再次望向袋中。銀絲如煙如霧，飄飄揚揚，灑在膠袋的表面上。捌到它眼眶的附近，也搞不清到底是雨還是淚。

（現在式）

「怎麼突然下起雨來呢？我才剛把衣服晾出窗外！」聽到媽媽的埋怨，坐在沙發上正在看《伊索寓言》的我抬起頭看向窗邊。媽媽的眉頭緊皺着，連忙把掛起的衣服收回來，看似心情十分糟糕。爸爸曾告訴我，媽媽在喃喃自語的時候，千萬不要惹媽媽不高興，不然會自討苦吃。雖然不清楚爸爸所說的「苦」是指什麼，不過大概會像吃「藤條炆豬肉」般淒慘吧。

我繼續埋頭書冊中，閱讀《會下金蛋的雞》的故事。正當我看得津津有味的時候，媽媽吆喝道說：「穿上鞋吧！也不知道為什麼每個主婦都愛在下雨天湧去，生怕來不及，趕着『投胎』嗎……」在媽媽碎碎唸的同時，我從沙發上跳下來，立即到玄關去穿好鞋子。

滂沱的雨把我的臉打得疼痛，像是被玩具氣槍一粒粒的塑膠小珠擊打般。我從來都不敢玩玩具槍的，要不是有一天子彈真的從玩具槍裏飛出來，那該怎麼辦？

路途上，媽媽的腳步較急速，矬子般的我只得用短小的腿吃力地跟上。

青澀的草味和魚類的腥臭混合起來，一陣陣不想聞到的氣味隨之竄進我的鼻孔中。一個個紅色的碗被倒轉，用一條幼幼的繩索吊在天花板，燈泡被鑲嵌在碗中，透出紅燦燦的光芒。是裝飾品嗎？直接看上去，倒像直望太陽般，眼睛有點睜不開。

我就像穿插於「高樓大廈」之中。我的視線讓我只能看到姨姨們的「蘿蔔腿」。幾經辛苦，終於衝出人群。我抬頭一看，「白記雞檔」的牌匾懸過在上方。

眼前是馴獸師嗎？眼前看見的一個又一個鐵籠，好像到了馬戲團一樣呢！不過，這個馴獸師也太差勁了吧，怎麼馴養的動物不是雞，就是鴨呢 ？

「早晨，今天的『清遠雞』生龍活虎的！」馴獸師殷勤地招呼媽媽，他順手撥開了鐵籠的閘門，籠中的雞頓時嚇得「雞飛狗走」。可是，他依然能利落地捉起其中一隻。我不禁心中暗暗佩服，要是我來捉的話，倒是會怕被雞喙啄傷我的手呢。

被抓住的雞凌空揮動雙爪，淒厲的悲泣着，好處在對同伴救求，抗拒表演似的。媽媽俯身想要看清楚，馴獸師配合地舉牠到媽媽的眼前。未幾，雞的腳突然僵硬起來，發狂般踢着空氣抵抗。母親嚇得後退一步，被牽着手的我也順勢被曳，大吃了一驚。

像是要懲罰頑皮的孩子，馴獸師使勁地壓牠在鐵籠上。被教訓後的「孩子」立即不敢放肆，乖乖地任由馴獸師耍弄。我還滿同情牠的，這個模樣倒像是犯錯後被媽媽罰面壁思過的我。

好像因為今天的表演有點失誤，馴獸師取出了「道具」想要教訓牠。然而，道具卻不是鞭子，而是刀子。

突然，馴獸師一個手起刀落，雞便像睡着了不再動了。

此時，我終於知道了，叔叔原來並不只是一個馴獸師。

他是想要取金蛋嗎？可是，雞沒得活，也就沒得繼續表演哦。那不是很糟糕嗎？馴獸師肯定未看過《伊索寓言》，不然就會知道故事的結尾，雞的肚子是沒有金蛋的！

媽媽給了錢以後我們就走了，最後只給了我們一個白色背心膠袋當紀念品。我在想，現場看表演還不如回家看書那麼精彩，倒不如回家繼續看我的《伊索寓言》去。

雨

黃沁蕾
文學院一年級
(2015 —)
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美術編輯，寫累了就畫，畫累了接著寫。

媽媽說鄉下會看見白色的雨，就在爺爺家院子裡，很好看。我一直等著雨來，可是大雨真的來了，又很可怕。我推開窗戶看，雨水不是白色的，風吹過像巨人在大叫，敲打著木門，要抱走小孩。

直到雨停了，我才敢走出去院子，可是沒有見到白色的雨。院子的地下和家裡不同。軟軟的泥土，好像鋪上了很多巧克力，很舒服。

院子裡有棵大樹，掛滿了一小團一小團的花朵，像天上的雲朵一樣。我看天空，發現雲朵都不見了，一定是剛才的雨太大，把他們吹了下來。

我想嚐嚐雲朵的味道，又怕一會風一來，它又飛回天上，所以連忙用衣服包起，跑回屋子裡問正在煮飯的媽媽。

「媽媽，今天吃雲好嗎？」媽媽用裙子擦著我腳上的泥，聽見我的話笑了。

「傻孩子，這不是雲朵，是番石榴樹的花啊。」

我捧著還在滴水的雲朵，不明白花和雲朵有甚麼不一樣。可是聞起來甜甜的，像綿花糖一樣，很想咬一口。

「番石榴花能吃嗎？」我睜大眼睛看著媽媽。

「當然，來，我帶你去看白色的雨。」

媽媽拉著我到那棵樹下，讓我提著籃子，她抱著大樹的樹身，開始使勁地搖。大樹跳起舞來，身體左右搖動，葉子「沙沙」地唱歌。白色的番石榴花紛紛掉下來，落得我滿頭都是，我開心地大叫：「哈！真的是白色的雨，真的是白色的雨。」

裝滿了一籃子的番石榴花時，我的腳又全是泥土了。

晚上，我把籃子放在床頭，夢裡下著白色的雨，雨水吃起來很甜，也很香。

小時候，住在鄉下的祖屋，最愛是下雨天。

雨天一來了，總會留上個四、五天，沖走磨人的炎熱，帶來一絲絲宜人的清涼。有時候，我會坐在屋門前的階級，看雨水打落一地的番石榴花，不時伸出手，與屋簷前滑下來的雨水嬉戲。雨點像薄紗般籠蓋著古樸的鄉村，嘩嘩嘩的雨聲落在瓦背上，令人感到異常安心。

潮濕的春雨，滋潤了嬌豔的花兒，在田間小路兩邊無聲綻放。我和幾個孩子，跳過一個又一個水窪，蹦蹦跳跳地往池塘去。雨傘早被遺忘在某個角落，綿綿細雨中，鈴鈴笑聲與蛙兒的此起彼落的叫聲合奏成美妙的曲樂。或是賴在暖和的被窩裡，聽媽媽說舊時的故事：「說來也奇怪，你只要聽到雨聲，就不哭不鬧。」媽媽平穩的心跳，蓋過了敲打窗戶的「滴答」聲，比任何地方都令我留戀。

剛到鄉下的早上，也是下著連綿不斷的細雨，到了下午，溫柔的絲雨突然變了個模樣，隨暴躁的狂風起舞。從窗戶望出去，遠處的田地和天空在風雨中連成了一線，一片迷濛。大人們忙碌著掛起濕衣服，修補漏水的屋頂，用乾草堵住牆壁上的裂縫。幫不上忙的我，眼巴巴地盯著玻璃窗上滾落的水珠，盼著這場討厭的雨快點結束。

只是任性的夏雨，來的快也去得快，剛才還灰濛濛的天突然就放晴了。我興致勃勃地奔到院子去，連鞋也顧不上穿。光著腳丫，一路跑過粗糙的石地磚，小心翼翼地踏上院子的地面。腳下的泥水還帶著雨水的餘涼，空氣中有綠草的清香，每走一步，就多幾分清新。抬頭看，雨後的天空，乾淨得看不見一片浮雲。一道七色的橋子架起在藍色的畫布上，影子落在陰溝裡。番石榴花瓣在滿溢的溝水內盪漾，微風輕撫，潔白的花瓣隨著水流打轉，像舞者身上的裙子。我隨著番石榴花瓣的舞步，在泥地上踩踏、旋轉，與不時鑽出地面的蚯蚓捉迷藏，泥土濺起沾上衣服，可是沒有人在意。

院子裡有棵番石榴樹，經雨一淋，散發著淡淡的幽香。媽媽拉著我，搖落滿地的花朵，為泥地鋪上了純白的地毯。番石榴樹的葉子上垂滿了雨水，輕輕一搖，灑了我一身，感受雨水帶來的香氣，沁入五臟六腑。那是來自大自然的生命力，我和腳下的土地，有著一樣的脈搏，呼吸著一樣的空氣。

也許，永遠不長大，便能一直活在雨裡。只是一場雨落多久，總會來到終點。那年回鄉，柔軟的泥土已換上平整的柏油，赤腳走上去，冷冰冰、死沉沉，碎石砥得腳板生疼。雨季再臨，我和街上行人一樣撐起雨傘，讓雨點滴在傘背上。漸漸習慣，午後驟雨一樣匆忙的腳步。城市的雨是澀澀的酸味，雨水帶不走汽車的廢氣，落在水泥地上的雨水，沒有大自然的氣息。再看不見純白的番石榴花，再看不見那個曾經在雨下嬉戲的孩子。

我喜歡下雨天，因為淅瀝的雨聲，形成了一個寧靜的世界，隔絕紛紛擾擾的現實。閉上眼睛，似乎又聽見軟幽幽的綠草、番石榴的花香，一切似遠若近的事物裡，我沉浸在雨聲的歡樂中，重溫了一次童年的舊夢。

天水圍

傳理學院
組織傳播主修
三年級
相信有世界末日，但依然提不起勁做人。
秦穎彤

全部道路以天字為首
可從沒重視藍天
路人甫抬頭看天色
想到一會兒擠不進西鐵
又垂下頭來數算腳步
輕鐵十分鐘才來一列單卡
小小的空間裡許多靈魂堆疊在一起
共同抓緊手上一束光
語音通話蓋過列車廣播
整個車廂都知道三姨媽的表姐快搬進洪水橋公屋
拉著手推車到鄰邨買菜的婦女穿過馬路
車長急忙剎車 叮叮—
軀殼是一個個垂吊的保齡球瓶
被擊中時上演傾斜四十五度又瞬間拉直身體
偶爾會在銀座站被拿著單程車票的人推倒
一動不動怒盯著穿紅戴綠的外來者
單車徑比行人路還寬闊
軍綠的路被外賣單車劃出一條條傷痕
黃色柱子每五十米列隊一次
魚蛋在發泡膠碗內游了一千米
貝貝住在濕地公園裡
的一個黃綠色的玻璃箱內
孩童用力拍打玻璃喚醒女孩
卻喚不醒昨日英文默書的片段
父親在建立中的醫院工作
女兒被一下又一下鑽地聲破壞美夢
他與她在飯桌上展現疲態
母親連聲抱怨飯菜太貴
嚷嚷丈夫多給零用錢
議員失去雙眼的橫幅好比一張自畫像
每當他們成功爭取多一點
心底很清楚又失去多一點

六節詩：記憶

杜曼枝
英國語言文學系
2013-2016
喜歡繪畫，去年暑假在香格里拉用了一個月畫一幅唐卡。

我記得 醫院的氣味，
你枕邊的髮梢，
護士競步、金屬碰觸的聲響，
坐在病床上你張大眼睛 看著我大力揮手的晚上。
我轉身步至走廊盡頭，看不見你，
門啪一聲關上，鎖住了我們的語彙。

我記得 桌上一張黃色紙三格圖像一格問號我搜尋語彙，
小學班主任的古龍水氣味。
體育考試我徹底放棄後滾翻而在全班面前責罵我的你
刺猬般的董建華髮梢。
看完連續劇罰抄五百個句號的晚上，
我伏在洗衣機上偶爾作出換衣服的聲響。

我記得 房間的木地板總是傳來你抽泣的聲響，
窗外響起斷續外語的語彙
打破隔壁室友沒有鼾聲的晚上。
隔壁房間傳來的香薰氣味
提醒我的睡床留好隔壁的髮梢，
道破獨自在下層房間喝紅酒的你。

我記得你俯視撫摸過我的髮梢。
乘渡輪離去的晚上，
你電話那頭的聲音隔絕我的語彙。
夜空的霧不喜歡擁抱我的你，
笑笑濺在地上水窪圓月的聲響。
驅散你新洗髮水的氣味。

我記得 地鐵走道上廣播的語彙 滑過髮梢，
紅酒和肉的氣味 夾雜在手機舊照光影的晚上，
辦子劃過我側臉的你 兩種八達通交疊踏步的聲響。

我記得 一個聚會結束的晚上，
朋友家的客廳倒映著大雪移動的你。
紅酒在你手上形成一條細長的線，分散室內食物的氣味，
你嗅出那小鎮自由的聲響。
圍坐的女生用目光索求我的語彙，
我的沉默觸摸不到你的髮梢。

我記得你俯視撫摸過我的髮梢。
乘渡輪離去的晚上，
你電話那頭的聲音隔絕我的語彙。
夜空的霧不喜歡擁抱我的你，
笑笑濺在地上水窪圓月的聲響。
驅散你新洗髮水的氣味。

我記得 地鐵走道上廣播的語彙 滑過髮梢，
紅酒和肉的氣味 夾雜在手機舊照光影的晚上，
辦子劃過我側臉的你 兩種八達通交疊踏步的聲響。

編者的話

唐睿

新一期《支流》的八篇作品，是幾位修讀語文中心不同寫作課同學的作品。語文中心的寫作課，可以上溯到語文中心的創建時期。寫作課的目標，除教授語文知識和寫作技巧，還希望通過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開拓學生的世界視野，豐富他們的文化知識，提升他們的情意和感受能力。

激發創意是創意寫作課的其中一項重要目的，同學可以以文字做一些在一般語文課上不敢做的探索，而這些探索，往往都充滿驚喜。虞興華的〈一個價錢〉就別具創意，作者在作品裡以詩句及符號砌出一幅港島北岸的維港圖，單看格式，就叫人眼前一亮。細讀詩作，可以發現詩中列舉了日常生活的大小事的價格，小至豆苗紙巾，大至生老病死都有一個價錢。而象徵城市繁華的維港景致，就是以這些價格堆砌出來，作品對社會金錢掛帥的批評，不言而喻。

另一篇別具創意的作品是黃蔚婷的〈迷城〉，是一篇課堂實驗。實驗要求同學隨意抽取兩張意想不到的圖片，然後將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畫面譜成故事。黃蔚婷以童話寓言的筆法，不著痕跡地將兩張不同的圖畫寫出一個故事，而這故事，除了情節吸引，還以象徵手法，討論了人對美的迷戀是否錯誤的問題，實在難得。

除了創意，寫作課還講求觀察力的鍛鍊。因寫作最忌概念化，而克服概念化的辦法，就是對描寫對象作真切的觀察。寫過天水圍的人不少，見過單車道輪胎痕跡的人亦很多，但能夠看秦穎彤那樣，留意這些痕跡所包含的深意？在〈天水圍〉一詩裡，秦穎彤的「軍綠的路被外賣單車劃出一條條傷痕」除了描畫了單車道的色彩，還借這痕跡，引發讀者對區內人生活的反思。為甚麼會劃出那麼多「傷痕」呢？是因為送外賣的有很多，而且不時在道上穿梭往來？那麼為甚麼大家都不舉炊呢？這似乎不是由於外賣很便宜，因為「傷痕」告訴我們，背後原因，絕不歡愉，於是我們會想到區內的獨居老人，以及父母需要跨區工作，而獨自留守家中的學童。

黃偲雅的〈童年往事〉裡，也展現了突出的觀察力，例如在宰雞的一幕，黃偲雅寫道：

（買家）這一個點頭，就為這隻雞的腦袋扣下扳機。

雞販眉開眼笑的搤着牠的主翼羽，像撅樹枝般折斷了它們，並在纖幼的跖綑上一個數字小牌。牠「呴呴」的呻吟着，哨音彷彿因為過度的用力而變得嘶啞。

綁畢，雞販一邊哼着歌一邊撿起了生鏽的斬骨刀，然後，在雞的脖子輕輕一割……

雞再也沒有鳴叫。

這裡的畫面焦點精確，而在描寫動作之餘，亦不動聲色地滲入了比喻以及對比等手法，雞的柔弱可憐，與雞販的「眉開眼笑」產生了化學反應，教讀者反思飲食與殺生的弔詭關係。而這個訊息，在文章的後半部更得以深化。在〈童年往事〉的後部，黃偲雅再寫到雞販，而這次卻以更具童心的視點去將次比喻為「馴獸師」。

他是想要取金蛋嗎？可是，雞沒得活，也就沒得繼續表演哦。那不是很糟糕嗎？馴獸師肯定未看過《伊索寓言》，不然就會知道故事的結尾，雞的肚子是沒有金蛋的！

最後敘事者對「馴獸師」不再感興趣，認為「倒不如回家繼續看我的《伊索寓言》去。」現代都市裡，人與動物的和諧共處，原來只存在於童話寓言故事裡面。這句收結，具童趣之餘，亦教人反思，人與動物在現代社會中的畸形關係。

近似的主題，亦出現在趙詠嵐的〈無關痛癢〉。文章講述一個女孩飼養了一尾金魚，這尾金魚因照顧不當而死了。看著魚的屍體，小女孩思索魚的死因，回憶當初帶金魚回家的情境，漸漸明白，魚的死，是因為大家只視魚為一個玩物，沒有把牠的生命當一回事，包括她自己。因此，小女孩說：「我想，我是殺死金魚的兇手。」。〈無關痛癢〉一文語調冷靜節制，一方面避開了濫情的問題，同時亦藉這種冷靜的語調，突出人物對金魚生命的漠視，是一篇筆法成熟的作品。

不少人問，寫作課有甚麼用。我想，除了上述的幾個教學目標，還有一項很重要，那就是認識自己。現今教育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課程不斷地要求學生（可能是出處社會的需要）變成某種特定的樣式，甚少關心學生本來是怎樣的樣式。而寫作課受到學生的歡迎，相信就是由於它提供了一個空間，讓學生學習了解、直面自己，並學會跟自己相處。

探挖記憶，就是其中一種審視自我的方法。黃沁蕾的〈雨〉寫出了作者對鄉下的記憶，文章具田園氣息，抒情味道濃厚。〈雨〉的主題屬於常見的文藝主題，稍不小心，文章就會流於感傷，而黃沁蕾對情感及文字的把握都拿捏得很好，對感覺的描寫非常纖細。文章不但不見通俗，反而有清新的感覺。

腳下的泥水還帶著兩水的餘涼，空氣中有綠草的清香，每走一步，就多幾分清新。抬頭看，雨後的天空，乾淨得看不見一片浮雲。一道七色的橋子架起在藍色的畫布上，影子落在陰溝裡。

人的一生，相信都曾經歷這種美好的瞬間，只是我們被生活的許多瑣碎事打擾，而逐漸淡忘。

然而記憶也不一定盡是詩情畫意，像杜曼枝的〈記憶〉就說道：

我記得 房間的木地板總是傳來你抽泣的聲響，
窗外響起斷續外語的語彙
打破隔壁室友沒有鼾聲的晚上。

人生總難免會遇上寂寞和深沉的夜，這些經驗，有時反而能予人更深的體會，讓生命有更大的昇華。因此詩人里爾克（Rilke）說：「我在世上太孤單但孤單得還不夠」，又說：「我相信夜晚」。

晚上真是一個容易讓人自我觀照的時刻，韓佳希的〈無題〉也寫夜晚。敘事者在一個異地城市，思考自己與城市的關係。敘事者跟城市似乎關係緊密，但又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而這種曖昧的關係，藉文章的最後一句「您好，歡迎光臨」精準地點了出來。

最後，寫作課是一個結緣的地方，很高興，通過文字，在這裡跟您相遇。